晉綏日報

民國廿八年九月廿日創刊　第一九六二號

地址：興縣西山

訂報地址：各縣郵局

每份農幣五百元

今日本報要目

一、濟南敵最高指揮官王耀武被我活捉

二、空軍轟濟南解放前夜大勝利

三、我軍殲滅胡匪殘甲車一列

四、各地幹部羣眾加緊幫軍工烈屬秋收種麥

五、綏遠傅匪暴政

六、興縣參戰民工熱烈參戰熱潮

七、臨縣參軍新動員經驗

八、華東區召開政工會議

九、舒同總結新式練軍經驗

十、維辛在城大會上痛斥美帝侵略政策

十一、將胡匪軍陰謀施行觀投降鬼計

更正

本社印行之一九四八年月份牌，從十月份起，將星期日數對錯了，希請各機關及購買本社月份牌的同志，將星期欄中的二改為五，三改為六，依次類推，一直改到十二月。特此聲明，並致歉意。

晉綏文化教育出版社

慶祝濟南解放的偉大勝利

——新華社社論——

人民解放軍於九月十六日起開始向山東省會濟南發起攻勢，到二十四日，僅僅八天時間，就解放了敵人強固設防和重兵守禦的濟南市，全殲守敵十萬餘人，並爭取與化文軍長率部起義。這個偉大的勝利，不但使國民黨反動派及其美帝主人目瞪口呆，甚至全國的人民也因為它的意外的迅速而驚異。

濟南的解放，對於整個戰局的重大意義是很明顯的。膠介石在發動全面內戰以後的一年半中間，始終是把東戰場當作他的軍事重點，他曾經使用八十餘個整編旅的兵力在這個方向，妄圖在這裏決定戰爭的勝負。當蘇東人民解放軍的主力在蘇中、蘇北、魯南、魯中各戰場光輝地完成了大殲滅敵軍的任務，而於去年七月轉入外線作戰的時候，敵人曾經一度在山東大肆猖獗，並曾經竭力吹噓他們的所謂「戰略勝利」。敵人曾經打通膠濟路，打通濟南以南的津浦路。在這個基礎上，敵人甚至還夢想過打通津浦全線，藉以溝通他們的華中和華北。但是就在那時，我們就指出過這並不是什麼攻勢的勝利，而只是攻勢的失敗，是敵人由全面攻勢降為局部攻勢，又由局部攻勢轉入全面守勢的時候，敵人的戰略企圖是不可能實現的。果然，人民解放軍在全戰場轉入進攻以後，在華東也無例外地反守為攻。曾經喪失過幾乎全部陷城的華東人民解放軍，經過去年十月膠河的勝利，十二月萊蕪的勝利，今年三月膠濟西段的勝利，四月膠濟中段的勝利，五月膠濟東段的勝利，十二月萊陽的勝利，五月膠濟東段的勝利，直到這次濟南的勝利，在不滿一年中間，就迫成了連個山東戰局的激烈轉變。現在山東除青島、煙台、淄澤等少數據點外，是被全部解放了。敵人在山東的戰爭計劃，是被摧毀了。濟南是個敵人在山東最強大據點的攻克，使華東人民解放軍獲得了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大的自由。在這個情況之下，不但山東的殘敵岌岌可危，而且整個華東和中原的敵人也將遭受更加沉重的打擊；華東和中原的全部解放，已經更加迫近；而中外反動派在長時期內認為所謂「堅固華北、確保華中」，乃至所謂在幾個月以內「肅清黃河以南」的陰謀，已經成為遊夢的笑柄了。

濟南是國民黨長期固守的孤立據點之一。與濟南處於同樣情形的，過去前面論，就還有長春、瀋陽、錦州、承德、保定、太原、安陽、南陽、榆林等城市。這些城市中的人民和國民黨軍隊，從濟南的解放中，應該得到一些什麼教訓呢？雖然濟南有十萬國民黨守軍，雖然他們有美國的裝備，有永久性的層層工事構築，有準備長期固守的物資，有美國用供給的空軍的接濟和配合，又有蔣介石所允許的大量援軍集結在徐州附近，還有國民黨的有名將領王耀武指揮；但是在人民解放軍強大的進攻之下，只在八天裏面就全軍覆沒。這證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擊能力，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禦的了；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，都無法抵禦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。那麼，國民黨今天不顧人民的死活，硬要固守許多孤城，究竟是為著什麼？難道不是等候滅亡嗎？當國民黨守城的時候，他們強迫市民忍受種種勒索，担負種種苦役，甚至強迫他們大批地餓死凍死；到了國民黨失敗了，卻又馬上對市民施施轟炸，難道這不是故意拿老百姓當仇人嗎？而國民黨軍隊的廣大官兵，也只能是做落其明其妙的犧牲品。既然明明守不住，為什麼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呢？既然明明有援兵出動，為什麼又一定要下令死守待援呢？難道不是故意騙人送死嗎？守濟南的國民黨軍隊有一部份是明白了這一點，這就是與化文軍長和他的部下，他們逃免了無謂犧牲的命運，並且得到了人民的諒解和歡迎，給予他們在今後能夠為人民服務的機會。但另一部份就沒有想明白這一點，而他們或者是做了俘虜，或者是白白的喪失了他們的生命。這是兩條相反的道路，兩種相反的結果。這是值得國民黨的廣大官兵加以思索和選擇的。濟南的戰鬥是過去了，其他被圍城市的戰鬥正在接踵而來。在這裏，我們願意正告這些城市中國民黨軍隊的一切明明人士們，你們不願當白白送死！你們更加不願當無辜的同胞陪你們一起白白送死！你們應當走的道路，就是濟南戰鬥中的師長、團長和濟南與化文軍長們的道路。這條，不但可以使我們的祖國和同胞少受一些損失，使人民解放戰爭早日在全國勝利；而且你們自己也得到一個將功折罪，重新做人自己和為人民服務的機會。

（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）

濟南敵最高指揮官

王匪耀武被我活捉

（新華社華東一日電）濟南國民黨軍最高指揮官王耀武已被俘獲，王匪於濟南城破後，僅帶士四人化裝向東潛逃，在昌樂以北壽光地帶被我當地地方武裝查明逮捕。現已押送至華東軍區政治部。王耀武是山東泰安縣人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，曾任國民黨軍五十一師師長，七十四軍軍長，第二十四集團軍總司令，第四方面軍司令官，一九四六年初任國民黨第二綏區司令官，負責指揮山東敵軍，同年十月，兼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。

綏東我軍

繳獲傅匪鐵甲車一列

生俘敵團長以下三百餘

（本報訊）軍息：上月二十四日，解放軍一部在紅沙圈以北正齊傅匪保安二團兩個營大部殲滅之時，由豐鎮北援鐵甲車一列，車上守敵三百餘，亦被我當綏解放軍一部與華北解放軍一部包圍，戰鬥到二十七日十時，將敵全部殲滅，生俘敵正副團長以下三百餘人，繳獲戰車隊長，指揮員各一，繳獲鐵甲車一列，野砲、山砲、迫擊砲各一門，六零砲三門，重機槍五挺，輕機槍四挺，步槍三百餘支，山砲彈、迫擊砲彈三百發，子彈二萬餘發，電話機二十九架，電話總機二架，望遠鏡二付。

本報綜合消息：秋涼了，正是秋收、種麥緊張的時候，為支援人民解放軍在前線的勝利進軍，各地幹部、羣眾正加緊幫助軍屬及參戰民工收秋、種麥。當黑三井自然村，軍屬王占先、楊維勤、白全三家，缺乏勞力、畜力，秋田收下後沒不回來，村幹部即派大車、毛驢、人工都趕回來。參戰民工王滿五等三家，秋收中忙不過來，村幹部給派下人工毛驢，三天內把三家的秋田都收回來了。曹家溝、李家莊兩村，軍屬及參戰民工自富家等四戶，都沒有勞動力，羣眾會上，每戶自動幫助收一塊秋田，三天內都已收回打完，並把損食給送到軍屬及參戰民工家裏。九月十三日，離石下安行政村召開軍工烈屬與村代表委員會議，討論幫助軍屬秋收。當當軍屬孫根榮，秋田收不回來，決定幫工二十個，後趙家莊軍屬吳永福女人家裏，沒有勞動力，除幫助收割外，女人也上地收秋，準求免她的軍動，經大家討論免去一半。全行政村有六戶全無勞力的軍屬，決定由六個人給包幫，其他缺一部份勞力的分別幫工，盡免一部份軍動。代縣縣口軍工烈屬、參戰民工家屬在座談會上自報困難，大家討論解決，軍屬王二紅說：「我隊家近的地，自己能打回來，只有一塊遠地得用驢駒一天，只要一個驢工就夠了，其他的不用大家幫助。」會上決定給二十三家軍工烈屬幫助工二十四個，人工十八個，六家參戰民工幫助工四個，人工九個。秋翻地問題，代表會決定幫助驢百分之三十。

各地幹部羣眾

加緊幫軍工烈屬秋收種麥

政府陳家坪村幫助三戶貧苦軍屬種宿麥，軍屬王喜有人商量道林生種行既料困難，給解決了五升麥籽，一四馱肥料；軍屬王喜有人商量道林生種行既料困難，羣眾幫助送糞、下種。村長張宋斌親自上地領導羣眾把三家軍屬的五塊麥地都犁上了。離石五里後村優軍代表柳步顯，用自己的三十隻羊，給軍屬無償七天，解決肥料問題。該村軍屬的宿麥地已翻過兩次，保證無缺至少給上三担糞。王家莊工屬馮子福沒有糞，幹部即帶明組織了十三個人，砍回十三背黃來根山藤，劉家坡支委王玉來組織了九個人，砍回十八背黃來根山藤，供軍屬翻全溝家種麥。窑頭白家莊有六戶生產困難的軍屬，羣眾給代耕麥地，成風山溪麥行，從軍火根中給解決。城頭軍屬高登峰沒麥耕，羣眾借給五升，現麥地已下種。高家莊軍屬高敏山的九畝麥地，羣眾已開始給下種。

綏遠傅匪暴政

強抓壯丁　搜刮糧食　土地荒蕪　民不聊生

（本報訊）從一九四六年九月傅作義匪軍在綏遠發動大規模內戰，侵佔綏東和張家口後，殺遠人民的痛苦經歷已達兩年。在此時期，傅匪在綏遠實施所謂保甲制度，頒發身份證，實行連坐法，特務密布，建立秘密情報網，到處搜查。自前年九月到今年五月，傅匪通過其保甲制度，在綏遠抓捕壯丁達六萬人以上，僅去年即抓兵四次，以托克托縣三百戶之沙坡窩村為例，從去年二月到十二月，四次共被抓走一百六十五人。傅匪更以「捉游民」為藉口，曾大肆逮捕貧苦羣眾和外來移民戶補充兵源。傅匪老窩之所綏城，亦曾造成恐怖狀態。綏遠人民曾爆發多次反抓丁行動，如武川縣保警隊押送壯丁三百餘人赴綏綏，中途全部跑光。傅匪涼城縣政府門前去秋曾聚集多婦女包圍要子索夫，弄得偽縣長喬漢魁窘態百出。豐鎮城內有兩個可爭將兩個抓丁隊軍打死後，投奔解放區。傅匪搜刮人民食糧極為殘酷，歸綏東南之黃合少村，去年繳納「愛賣」、「愛借」、「徵購」、「省公糧」、「縣公糧」及其他苛捐雜稅共小麥一千五百大石，該地出產小麥不多，雖很以五成折收，開以該村實際負担尚倍於此數，人民生活極為困難。該村耕地原為一百四十頃，在苛雜負担下荒蕪無四十頃。傅匪綏遠省政府地政廳去年統計，全省已耕地係及全部耕地面積二百十七萬頃的十分之一，荒地達十分之九。

黨員幹部帶頭推動羣衆
興嵐掀起參戰熱潮

（本報訊）興縣，風縣在黨員幹部帶頭參戰下，掀起參戰熱潮。興縣各區村接到動員參戰的通知後，幹部黨員即以自己的模範行動來推動羣衆參戰。二區民兵副大隊長李首定同志報名參戰後，馬上和工作團及區村幹部下鄉，經過代表會，貧農團、農會討論，全面開展宣傳動員，全區迅速完成動員任務，自動報名的即有七十四人。小青行政村幹部委員會議，討論如何動員參戰問題，指示了過去動員參戰的決點，如幹部帶頭參戰，沒有很好的解決參戰民工家庭困難等，決定這次動員參戰，要向羣衆廣泛宣傳我軍的勝利消息，及參戰的意義，並使參戰者在解除困難情形，一一負責給解決。支部書記自六孩、村主席康俊文說：「過去我們黨員幹部不起模範作用，把別人動員走了，自己留在家裏，引起羣衆不滿，這次要超模範，當先鋒，我們領人報名參戰去。」接着村政府委員、支部委員紛紛報名。當天下午召開代表、民兵分小隊長會議，再研究上午討論過的問題，並號召大家報名，當下就有十八人報名，超過原定計劃。代表們要求評論一下，補下些人選，導村中工作，當決定麟國支等七人（內有四人身體不好）留村工作，自六孩等十一人參戰去。桑溝村政村民兵副中隊長王全萬報名參戰，民兵分小隊長會議時，大家聞到王全萬報名了，都要求會前會。興縣市召開支委和代表委員聯席會議討論如何完成參戰，民兵大隊長呂喜明先報名，當時會上就要爲報名參戰的會議。水泉溝四十二歲的代表（無黨員）劉志新報名時，大家說：「你老了，怕不行。」他不服氣地說：「我雖年老，身體還神很好，比得上年青後生。」最後大家研究決定還是讓他走。霜家溝代表（支委）王志如報名參戰，「給他親兄弟報名參軍。會後，在全市民兵動員大會上，民兵爭先上前報，一上午即有十七個報名參戰，七個報名參軍。五六天內，共報名參戰者四十二名（超過原計劃一倍），參軍二十三名。一區東坡行政村中隊長劉玉來生在區上報名後，回到村裏，立即通知各自然村代表前來開會，討論推動員參戰法。各代表就從回本村工作。劉七來生在會場帶頭助工作，在他影響下有四個民兵報名參戰。風縣各區迅速召開幹部會進行動員，二區連夜召開代表會，寫子村代表有家就管開從行政村選回本村召開動員大會。郭武委會主任馮超民同志親自有村，也緊決要求參戰。全縣有四個區民兵大隊長參戰。上明村黨員尹步蘇報名參戰，他母親和女人給後勸，他一直說服她們同意後，會快地脫了身。斜峪村青年要發法到他姑姑家，聽到參戰的消息，急忙從二十里路外趕回來報名。全縣三天內完成了任務。興、嵐兩縣參戰人員中，有縣、區、村幹部一百零九人，黨員一百八十七人，青年佔全數百分之六十。

此次動員參戰中，由於時間短促，且大部幹部在村裏，當上級通知到區時，有的區沒有來得及開會傳達，因而宣傳教育做得不夠，使一小部份參戰者情緒不安。如興縣六區距縣遠，接到縣上通知時，幹部都在村裏，且村子分散，這時期完成任務，區上只給下鄉幹部寫信說明，幹部沒有深刻了解參戰目的及動員方法，有單純完成任務的思想，因而個別村子產生強迫命令的現象，如桑溝村發生打人，鄭家坪發生毒鬧人工來幫助參戰民兵生病的現象，使羣衆不滿意。同時，參戰者在縣上集中後，有些民兵背假回家，看到家裏困難未能解決，不放心。個別工發現這些現象後，對動員中的某些缺點當衆檢了檢討，組織羣衆給參戰者家屬解決困難。同時，經過幾天休整，相當鞏固，以便排隊編組進行討論，這大家談心，以便排隊編組進行討論，這大會上向大家說明自己的錯誤思想。

臨縣參軍運動經驗
幾種情況的分析（一）

甲、黨員、幹部、羣衆自願報名參軍中，有如下幾種思想情況：一、覺悟高的黨員、幹部，響應黨的參軍號召，在發動幹部下級土改中動了身在農民，爲保衛果實而參軍。二、家中弟兄多，勞動力強，估計到此次參軍中，自己家裏不過不多，家計論，不如自報了光榮，這樣的人最多，也是比較容易鞏固的。三、在村裏不脫勞動，或家中生活困難的，參軍後，自己的困難解決了，家裏的困難也解決了，這種人數雖然不純，但入伍後不開小差，可以較實提高。四、在大會上看見別人報名很光榮，自己不報名，別人會罵了，但有的自報後又後悔了。幹部自報參軍中也有這種情況。五、個別還有爲「當官」爭地位的參軍的，有的幹部爭地位的參軍，不如到部隊中乾脆痛快。（工商局及村級幹部有這種思想，發動，組織及其他鄉村政治部門，發動，組織，進行動員，發揚，進行動員，發揚，進行動員，發揚

總結經驗，貫徹整軍
華東舉行首屆政工會議
舒同主任指示政工六項中心任務

（新華社華東卅日電）華東軍區第一屆政工會議，自七月十六日開幕，共歷時二十八天，於八月十三日勝利結束。與會代表有各級政工負責幹部及當、軍政工幹部共一百餘人，並有軍政治部黃誠同志參加。會議根據中央指示如何開幹部會的精神，採用領導發現自由討論結合的群眾路線的方法進行。並將全體代表編為許多小組外，並組織了軍隊工作、組織工作、城市政策三個大研究組，此外又指定負責幹部組織三個專門委員會，分別領導各大組進行各項專門問題的研究。大會在二十餘天中，解決了當前政治工作中的幾個問題，如新式整軍運動總結，從委領導，少部與革命軍人委員會工作，城市政策與紀律，幹部與組織工作，整軍工作等重大問題。

大會在研究新式整軍運動，支部工作及軍人委員會問題中，曾展開熱烈討論。新式整軍運動應該看作是整黨的群眾自覺運動呢？或是搞了提高階級覺悟呢？或個爭論，結果達到了如下的統一認識：新式整軍是一個有領導，有秩序的民主黨黨運動，以提高部隊階級覺悟為其主要目的。爭論最久的是支部工作問題，焦點在於：黨是支部委員會代理隊最高領導機關，是否可妨礙「首長制」與軍事指揮？結果一致認為：黨支委會成為連隊最高領導機關，實現黨的絕對領導，是隨時可能的，因為他更能集中意見，統一思想與行動，應當黨內與可能的，因為他更能集中意見，統一思想與行動，應當黨內與可能的，因為他更能集中意見，統一思想與行動，應當黨內與

大家園地

六

問答

關於秋翻地中的幾個問題

△智　仁▽

九月二十六，我到了興國五區武曹鎮，正逢集市，很熱鬧。我本想瞭解一下興老蔡及秋翻地的情形，隨便找了幾個人問拉。拉談的當兒，羣衆便對土地方面提出了好多問題。羣衆總來說多，咱吵的很起勁，當時我根記不住所有提問題的人的村名及姓名，只將羣衆所提的問題，及我當時給他們的解釋答覆，寫在下面，供各地參考。

問：不發土地證，地權是否確定了？翻過的秋地，別人要分走了怎辦？

答：發土地證，是最後確定地權，土地從此就不再有變動了。但是在土地證未發之前，一般的說，經過羣衆討論分配土地，絕大部份羣衆是沒有什麼意見了，就可以發土地證了。當然發土地證時，一定要通過羣衆民主討論，認真徵求每一戶對土地的意見，可能如有個別戶不合適的，可由羣衆討論改動，最後確定地權。至於翻秋地的問題，可以安心的翻，就是發土地證時，也不會湊巧把你所有翻過的地都調出去。即便是調一點，分給誰，還會一定保證，還分到該地的人還年年工和人工。

問：去年翻過的地，人家分上走了怎也沒怎，今年幹部們又說叫翻，我放心不下？

答：去年分了翻過的地沒補工，是工作中的偏差，今年要糾正，將去年分下去的秋翻地，分地戶一定要補工，如今春日家溝村農會發動給貧願家補齊了工。以後你所翻過的地是不會再叫人白種的。

問：我是中農，錯訂富農，現已改正，但土地還的我不滿意，給我留下的一份，亦沒有心事再翻，是否還能再補回一些？

答：錯訂成份，我們已承認錯誤，村農會已按實情處理，你也認為滿意了，以後保證再不會發生這樣的錯誤。至於你的土地，你認為不滿意，將來在你發土地證時，你可提出來，讓羣衆討論給你解決。目前你應當好好安心生產，把現有的地都秋翻過，留上老麥，翻過秋地，自己是不會吃虧的。

問：去年將我的地分給別人，他沒種，將地荒了，我今年翻過是否歸回？

答：荒地搭配開的，今年仍然是荒地，翻過後地權是誰的？

答：你的地分給別人荒了這問題，還要根據原分地人的條件和農會的意見，基本上分給誰就是誰的，如果他是個二流子，因怕勞動，將地荒了，要受到批評，再要不改，地權不給他，由農會收回來分給別人；如果原分地人，因為其它特殊原因如生災害病荒了地，現在就盡量的督促他翻。荒地，分地時搭配開的，按行政動員開荒辦法，另外，荒地搭配開的，今年仍然是荒地。

以上這些問題雖然很小，但我們羣衆的子中是有許多疑問的，我們每一個幹部，應當隨時向羣衆宣傳黨的政策，使羣衆去掉疑慮，安心放手生產。

兩頂草帽

——朱總司令的故事

一天下午，朱總司令在院子裏給三百多個同志作報告。慢慢的陰了天，小雨點下起來，可是全場的同志們連動也沒動。雨漸漸大了，×政委走到總司令跟前指着背後的男子，低低的說：「到裏邊去吧！」總司令扭過頭來看了看說：「地方太小坐不下，就在這裏吧！」×政委覺着總司令在雨裏淋着不合適，又說：「你到屋門口去吧！」總司令搖搖頭：「就在這裏吧！同志們不怕，我怕什麼？」說罷繼續報告起來。

×政委看着總司令的身上淋濕了，於是拿了一頂草帽走過去：「戴上吧？」總司令笑了笑沒有言語，×政委堅敬的把草帽替他戴上，剛戴好，總司令就摘下來，慢慢的放在面前的桌子上。

細雨仍在漸漸的下，警衛員拿着一頂草帽從門外走來，不言不語的就給總司令戴在頭上，可是他照樣的取下來，卯在頭一頂草帽的上邊，總司令和三百多個同志們一樣在雨地裏淋了一點鐘。

收秋三字經

莫　觀

秋風起，秋風涼，
高粱紅，糜穀黃，
老和少，男和女，
大家幫，動員起，
收秋忙，淚大小，
個個人，拿鐮刀，
變工組，組織好，
四鄰夫，的早熟，
收一塊，起大風，
不受害，都參加，
搶收割，穀子倒，
也能幹，割高粱，
又收割，割的割，
扭的扭，老漢趕，
牲口耿，幫軍屬，
要照顧，要比賽，
收完秋，快翻地，
明年種，省力氣，
除蟲害，保水分，
奮社會，也收秋，
打下糧，變了租，
吃粗糧，吃苦菜，
愛一年，盡是害，
用土改，心齊歡，
分下地，把身翻，
糧滿倉，穀滿囤，
自己吃，自己用。

語兩言三

注意選種

閻志吾

秋收開始了。在秋收當中，要發動羣衆在地裏選種，有些地區羣衆沒有選種的習慣，吃的糧和種的糧混在一齊，認為種好壞關係不大，選種是麻煩的一道手續，還是種落後想法。

選種是改良農業的重要工作。選種可以減少損害，可以使一塊地裏的莊稼一齊成熟。有的地方莊稼上幾年就變種了，或成長越不好，一年不如一年，這主要是因為不注意選種的緣故。每不壯兒不肥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幹部們，在組織佈置秋收當中，要動員羣衆選種，把選種的重要給羣衆講清楚，打破部份羣衆中不注重選種的落後習慣。

選種一定要在地裏選，選時要注意幾點：（一）要選平穩地裏的，不在風口或背陰處，沿路的也不好；（二）不要選熟過火的，也不要選不夠熟的，選熟的正適度的最好；（三）要選沒病沒虫害的，如附近莊稼上有虫了的現象，就不要選；（四）要選穗子大，籽粒緊密的，對病虫抵抗力強。

故事

夫妻倆

勇　勇

田德元新娶的妻子，叫徐桂蘭。田德元最近也選成了歸女代表，婦口子，工作都積極。

徐桂蘭自從當了幹部，工作很積極，每天走東家看看軍鞋作的怎麼樣，到西家瞧上了年青婦女，便要求她教歌，於是她便到起鑑那兒唱，什麼「送郎參軍」呀，「做軍鞋」呀……一個上午，她可以把自己壯實的十幾首曲子都一個挨一個的唱完，徐桂蘭就這樣兒，把家裏的生產機了不少。

她的丈夫田德元，雖然村政府的工作忙：動員參戰、發土地證、組織秋收……天天跑工作，抽空空，總還得回來在自己地裏生產一陣子。種七八塊地，又不能機了工作，一個人總是忙不過來呀。看這幾天，麥子熟了，豆角鈴得「吃腦吃腦」往地裏跳，穀子也黃了穗……這都要快收割呀。他見徐桂蘭不如以前生產積極了，很想說一說她，還怕少唱些歌，但因為隨是新娶子，說出來又怕她惱，一股氣又捺了下去。

一天，田德元從地裏摘豆角回來，實在忍不住了，等徐桂蘭從村裏回來，便溫和的小聲向她說：「這幾天咱的莊稼都熟了，地裏生緊，你不能想助咱收一收麼？」

徐桂蘭偏着頭說：「兩天澆下地裏，倒叫你提出來了。」田德元忙解釋道：「不是這麼說，你別誤心。」說着，便把目前生產如何重要，一些不重要的工作，暫如學唱歌，教識字，可以暫時停一下，不忙了再開。徐桂蘭想了一陣，反覺得田德元小隨她的工作，給了田德元一個後腦，返轉身便跑進裏屋了。

又過了兩天，徐桂蘭還在村裏忙她的事，田德元便批評她幾句，她回了嘴，兩方面鬧得紅了臉，一連好幾天，兩個話也說得少了，田德元再勸她打通思想，徐桂蘭理也不理。

有什麼辦法呢？從前男人看見婦作下錯誤，可以打，現在不興這了，只興批評說服，可是不聽，還有什麼好法兒呢？

田德元是田家坪黑板報的通訊員，通訊小組長催他給黑板報寫稿，田德元想了想，沒有什麼好寫，忽然想起徐桂蘭生產放船的事，自言自語道：「有辦法了！」於是他馬上寫了一篇徐桂蘭生產不誤農的稿，第二天在博頭黑板報上貼出來了，稿上寫的是：

「婦女代表徐桂蘭，這幾天不抓緊生產，光教婦女們唱歌，我勸她目前秋收當緊，唱歌以後再教，她不改，批評不接受，她沒有認識抓緊生產，支援前線，打倒將介石，是個大任務，希望她轉變。（田德元寫）」

這天徐桂蘭從博上過來，見黑板報下面圍一堆人，有人唸她的名子，她跑過去，有個人指這篇稿給她一唸，馬上臉紅到了耳根上，羞得好像比人小了幾尺。她低着頭跑回家，往炕上一躺，把被子蒙住頭，就「嗚嗚咽咽」的哭起來。

哭了一陣，她想：「這是我的錯誤，我從前生產多好，紡織、織布、鋤草、耕地，樣樣都和他一樣，自從當了幹部，就變了，嫌天就不想到生產，那幾天人家自己種七八塊地，他一個人能忙過來嗎？咱這教育婦女要和男人和和氣氣搞生產，這陣咱當了幹部還能這樣嗎？這缺點我一定要改變，學習田德元，工作不誤，生產也不誤！」她想到這裏，早收住了喪淚，起來摘了鋤布袋，出來跑上門，直往南梁上豆豆地裏去了。

田德元今天因為開會佈置秋收，天黑才回來，見家裏門子關着，開門進家裏看看，鍋裏也沒有飯，他心慌起來，暗想：「不是看見黑板報出了亂子吧！」跑到隔壁說裏一問，人家說見桂蘭背着布袋上了南梁了，田德元聽說，便一直追上去。

田德元走到豆地裏，這時天已大黑了，東邊月亮剛出光來，他一眼就看見穿白衫的徐桂蘭，手不停的蹲在那裏摘豆子。田德元說不出的高興，沒有驚動她，提起脚尖，輕輕的走到徐桂蘭身後，猛一把抱住。徐桂蘭驚得大叫了一聲，回頭一看是他，便站起來。月光下，她望着他，他望着她，倆個人沒有說話，都笑了。

郵工出班小唱

王才昌

出班以前要排單，
按排單把郵件點，
發件數查清楚，
還要過稱知重量。
郵工姓名要寫清，
收發名字也要緊，
以上各點都弄到，
担子必須綁緊緊。
走在路上要小心，
蓋上油布防雨淋，
不幾時刻跑的快，
不管黑夜和天明。
事命工作無高下，
郵工責任很重大，
傳書報信送報紙，
千難萬苦咱不怕。

治鹹地辦法

耕地時，每畝撒麥種四五十斤（不要太密了），澆了的澆動，一耕就翻在土裏了。因為麥苗是熱性，鹹地是冷，這樣一來鹹地就不鹹了。種上麥子準能出來，又肯長，但過一兩季可能又鹹，可以再撒麥種，這樣長了，地就會變好。